

吳橋縣志卷之七

藝文志第七

涵竒挾秘人文乃成登高作賦遇物能興出入風雅  
發揚性情章身華國地緯天經千秋不朽文忠先生  
錫鐫琬琰光耀邑乘作藝文志第七

詩

古黃河堤

薩天錫

迢迢古黃河隱隱若城勢古來黃河流而今作耕地都邑

吳橋縣志

卷之七藝文

一

變通津滄海化爲塵堤長燕麥秀不見築堤人

過連窩驛

瞿

祐  
杭州人

官船往來泊官河鳳有高梧鵲有柯久客羈棲嫌寂寞喜

聞水驛是連窩

題最樂亭

霸州兵備王良貴

龍門人

白雪培松映月華草堂負郭野人家山扉開處紅塵少詩  
興來時酒量加身伴烟霞應鮮繫世傳耕讀自堪誇春園  
金谷時相約樂事天倫豈有涯

題環翠亭

李 懿

曉坐情無既香醪泛巨觥園林發興爽衣袂覺涼生桂影  
隨杯入絃歌踏月行心胸同地濶卽此是蓬瀛

題園亭四景

郜大經

水濶芳洲遠琴樽泛日斜遊魚依靜渚飛鷺繞晴沙烟色  
迷幽樹波光映落霞岸風翻夕浪乘此欲浮槎  
日暮颺風度天高宿霧收雨餘三徑菊葉落一園秋把酒  
情無極吟詩興轉悠猶言晏樂少別向曲池游

吳橋縣志

卷之七藝文

二

橫流萬派遠屹立數峰晴 渺 銀鏡籠從列翠屏開樽  
浮竹色鳴鳥雜歌聲日暮碧雲合歸來夜月明  
碧室藏眞隱白雲臥大仙水漿浮玉井石髓漾珠泉方丈  
連天外蓬萊繞日邊長生今可學遙上紫芝篇

龍潭夜月

敖文瑞

派清漣濯玉盤玻璃搖動碧琅玕鮫人出浴珠光潤仙  
凌虛鑑影寒桂樹秋高舖素練桃花春暖漲層瀾等

雲雷信沛作

雨澤寬

臚塚秋風

敖文瑞

擣功成事已非麒麟孤塚臥斜暉  
豐碑夜雨苔花濕古朝陽薤露晞  
萬竈已隨烟燼滅九泉無復夢魂歸  
西風莫松楸裏千載鄉邦俎豆輝

祭臺晚照

敖文瑞

築城南百尺臺千年高拱出塵埃  
常通雲氣飄風雨先陽光照草萊  
虎踞平林秋黯淡鵠驚遙漢碧崔巍  
明時用占氛祲惟待朝陽彩鳳來

吳橋縣志

卷之七藝文

三

譙閣晨鐘

敖文瑞

元龍豪氣貫中州結作凌空百尺樓  
石磴入雲山雨滑靈鼉鳴夜海濤  
浮窓涵秦女簫中月簾捲滕王閣上秋  
多少人家事興作蒲牢聲喚五更頭

黃河遶帶

敖文瑞

塹潑廻一帶餘飛湍落盡積平沙  
分符不見功臣裔入曾通使者槎  
千古波瀾歸造化滿川耕牧屬人家  
只今地利滋河潤風浪熙熙麥壠斜

城柳拖烟

敖文瑞

彭澤城邊萬柳新貯雲屯霧遶重圍鶯啼綠破千家曉口  
暖花飛百里春寒食幾經烟雨節夕陽常憶宦游人年來  
借得東方力吹盡隨堤萬古塵

空城春草

敖文瑞

萬家寂寞黍離中故址猶遺百雉雄王子飛昇雞犬靜令  
威別去市城空春深廢堞聞啼鳥秋入平壕見落鴻何處  
王孫歸未得年年芳草自春風

吳橋縣志

卷之七藝文

四

古井甘泉

敖文瑞

鑿破峯頭玉一泓細飛寒碧雪花生風吹橘葉銀床淨月  
掛梧桐石甃明五彩夜涵星宿影千門晨起轆轤聲誰言  
甘泉還先竭洗盡塵埃萬斛清

聊城吊古和丘毛伯

范景文

聊城故有魯連臺爲先生射書處予至郡年餘矣以  
忙中未有詩也會毛伯以使事至因出弔古二首示  
予其意以先生教燕將叛燕不得稱天下士予覽

及竟走筆和之雖不敢謂爲先生知己亦聊代

庶贖久未有詩之過云爾

英雄露本色時時其鋒偏排難別有爲違計齊與燕  
易一城所全豈小然齊止還其故燕亦何曾捐雖然數行  
字氣應壯千年不有成功者血燐斷郊烟相絜試較量而  
者孰爲賢竒人好輕詆侮吾魯仲連

其二

破城不得生何如未破死贏得身不辱且了人臣事先生

吳橋縣志

卷之七藝文

五

代前籌自籌豈過爾亦復成人名成功似不止一舉兩得  
之斯名天下士正中忽出奇腐儒那得此

於陵弔古和王季

范景文

枯峭礪石寒溪水洗耳之清冷漱齒弔古借問誰氏居傳  
是於陵高士里於陵何必遜首陽山薇芬留井上李孤  
兄弟仲夫妻千載將無一致爾怪是嶧山著論高強欲  
以中庸旨不思中庸解誤人易爲貪夫作嚆矢欲挽頽  
砥中流行徑何妨太卓詭 耳目易廉名雖然矯節亦

可喜若做莊生齊物篇舜跖誰非以殉死孔門思狷難  
人吾欲舉一陳仲子

漂母祠

范景文

世間誰謂男子智胯下侯王眼不識塵埃物色有英雄衆  
人所難婦人易一飢博換千金來千金不受名乃至衿釐  
者流如此竒言下尋繹有深致進食吾以哀王孫豈以壺  
餐因爲利功臣事業純臣心望報不可皆此類圯上黃石  
教子房子房用之赤松避吾悔不用蒯生言惜哉未達漂

吳橋縣志

卷之七藝文

六

母意

弔方先生墓

范景文

懿齊叩馬諫原不爲武王心憂篡弑者借口子代商武烈  
當時變二子念天常各自具深心並行豈相妨頑民遷洛  
邑義士死首陽死名與死節武俱不忍傷一時兩知己子  
載有臣綱憶昔方正學將無同肝腸氣不激不烈節不烈  
不揚悲風寒木未至今有餘愴

歸

范景文

素衣生怕染京塵乞得江湖老此身無用將從樗櫟伍  
家願與鷺鷗隣桃源遁去何知晉東海死寧不帝秦夜月  
幾回勞北望衝天黑氣壓青燐

北吳歌序

王先

蓋余僭擬北吳歌三十首矣亟錄以似公公謬許之而猶  
喜北吳二字乃拈而和焉其詩雖和余其詩題雖用余而  
佈景呈趣斷斷乎不屑同余也且余之成此幾彌月始得  
脫藁公閱余詩後不一二日遂如數和就偶余過其齋輒

吳橋縣志

卷之七藝文

七

出示余使余讀而訝疑其若夙構者然以知余之鈍不若  
公之捷也卽余之爲此擬亦旣殫思竭境矣自謂耳聞目  
見頗無遺憾欲更益焉不能及讀公三十首復洋洋灑灑  
窮工極變中間大半出余所不經聞不經見又以此益媿  
余之隘不若公之廣也噫嘻吳川多大地乃有如許景而  
描之不盡描若此矧猶是地猶是地之景前此不聞有物  
色之者而直待今日豈非天留此一幅畫圖以供余與公  
之品題乎今夫人固有一生寂寞者亦有半生寂寞而一

繁華者九以知己之有遇不遇耳茲以岑寂之吳川一經公與余粧點便覺十分生色謂非此地千載之遇不可則余與公雖欲力辭知己之名不可得矣但余客也公主人也客雖相知甚多不過三四年而去後此之受用固以留之主人所謂歲時點綴而母令冷淡者非公主盟而誰雖然主盟如公何可易得也余觀縣志自秦漢以迄于今上下幾千載不見有韻人出于其間韻人實自公始乃知公共生而萃千古之韻者乎故余以爲觀風于吳川者當先觀其人得一韻人而一邑皆韻則雖謂公之三十首併余之三十首總之爲餘韻亦可耳

北吳歌有引

范景文

我吳之來舊矣嚮無詠而歌之者有之自思侗王公始余乃得讀而和焉余吳人宜習吳事一行作吏日事遠遊到家反似客卽廣咨問不過十中二三耳爰搜近事合以舊聞稍隳恬以答來韻與里唱途謳共爲作止以俟觀風者采焉所云北者以別于南謠俗

聲 各還本色不欲旁撫失實敢云三吳可四耶

層層柳色水平池三里孤城月照陴山雨樓空鐘罷響開  
門忙殺賣糕兒

龍潭月冷澹無波自昔瀛洲帶九河北望燕京南接趙土  
人猶說古悲歌

鈎盤擊浪汪東來風捲蹄輪碾作埃搔首築堤人不見  
高傳是祭風臺

野曠烟平寫意 垂楊深處隱城隅月明橋斷吳家渡古

吳橋縣志

卷之七藝文

九

井風吹響轆轤

石馬 嘶臥古松地老 魂向此中窮殺城南耕瘠土年  
年塚畔哭秋風

秋水兼葭緣雨敷冷香亭外碧澄湖畫船泛月人爭看都  
道瀟湘好畫圖

元宵踏月月如銀七子焚香拜聖人道遇女郎走百病南  
燈火一時新

春後多半是風沙雨後新晴一抹霞李白桃紅楊柳緣

花嬌似海棠花

芳郊走馬踏青行  
隨意空城春草生  
綠柳陰中鞦韆影  
遊人知道是清明

雨當三月貴如金  
夜望雲生早看陰  
風刮土龍鱗瓜動  
楊枝灑水叫甘霖

春鋤帶雨潤如酥  
風送農歌動地呼  
怕說城中飛檄至  
修堤河上點丁夫

連窩驛枕衛河隈  
乘傳何堪前站催  
白米江魚隨處有  
麥

吳橋縣志

卷之七藝文

十

黃水漲送船來

鳳仙浸指甲尖  
緋架上石榴簇作圍  
茉莉南船新寄到  
百錢買得一盆歸

春饑指望到秋償  
未老新蚕已典桑  
風刈雨鋤渾舊事  
如今歲歲打飛蝗

菜香瓜熟棗離離  
正是田家快活時  
官苦徵逋私苦債  
隔含泣賣妻兒

破村荒照月明  
寒燈絡緯夜三更  
聲殘指冷眠初穩  
喚

起男兒事早耕

黍稷纔 便摘花一年最苦是農家霜來九月秋原盡又  
見風吹麥隴斜

家家釀酒泛黃花初熟携將問狹邪一曲新聲聽不了留  
眠過夜醉琵琶

薊北雪飛十月天孤村雲凍破炊烟風酸路滑行人絕猶  
見老僧驢背眠

桃符門掛貼春聯爆竹聲中又一年隊隊輕衫香籠袖鬪

吳橋縣志

卷之七藝文

十一

鷄 費幾千錢

聞催新餉倍生愁歲歲加編未得休一邑硝黃三十萬出  
關重復派車牛

十家九盡墊官錢猷朴聲高欲徹天昨日相逢開口笑徭  
差新改一條鞭

潤袖高冠士氣馴從來文事儘彬彬近科只說丙午盛十  
五人中舉六人

齊謳楚調和初成一字吟來一字情便帶虎丘山丁去船

迴月上試新聲

青絲斜紐挽雙鬟鬢鬪草纔同姊妹還聞說郎來親插戴背  
人偷覷立窓間

北吳原不是東吳古意如今問有無擊筑餘風勞想像一  
時俗尚喜言蘇

紅亭帶柳板橋橫古道西郊送客行漫道征輪憐下國彤  
雲咫尺是神京

北吳歌小引

范景文

吳橋縣志

卷之七藝文

十一

語云美不自美待人而彰夫人苟能彰亦何必其果美也  
如陶之彭澤潘之河陽白蘇之西湖地豈能重人哉以人  
重耳不然宇宙大矣勝水靈山錯峙何限不一出入韻人  
口角寂寂都歸湮沒地之遭遇固有幸不幸也我邑故有  
入勝曰月潭曰秋塚曰照臺曰晨閣曰黃河曰煙柳曰春  
城曰甘泉今已或湮或圯或剝落闌刪矣弔憑者徒亦彷彿  
荒煙衰草之外扳尋斷簡殘帙之中安有勺水剩山足  
相映發者思侗王公採謠問俗播之詠歌韻語津津噴薄

齒頰問總之興會所至境寄蕭條胷中自有丘壑昔人稱  
子不閱山水而能作文當亦同此襟情耳致使頽嶺顏  
開寒波色動真我吳幾百年來一大快事也又安知後之  
攬者不亦猶彭澤稱陶河陽稱潘西湖稱曰蘇耶謂公不  
朽我吳也可謂吳不朽我公也亦可請以問之觀風者

北吳歌 有序

楚黃王 先

予寓吳川兩載矣邑不大而案牘無勞乃以閒思閒  
想輯夫雜見雜聞日積月累編之成韻得三十首中

吳橋縣志

卷之七藝文

十三

間記載悉取吳謠吳俗稍爲彙括不敢易其本色蓋  
寧俚而真毋寧文而贗也昔人作柳枝竹枝詞近日  
鐘伯敬寓秣陵亦作桃葉歌皆採鄉語土風發其一  
時情至之語今予之作亦猶柳枝竹枝桃葉之意云  
爾若夫綴以北吳畧有微義良以南有吳下北有吳  
川吳下人競推之吳川則不佞所獨賞而特薦之海  
內者也噫千古載後安知吳川不與吳下並傳乎  
週遭數里柳重重斗大孤城也附庸故是瀛南燕版籍十

人猶話古齊封

川是何年已徙去遺堤綿亘猶堪據九河自古屬瀛中此  
卽鈎盤其一處

鄉村兒女遠離市逢集入城面帶喜百貨競陳復競看官  
來開道稠人裏

編戶家家作土屋似凸似凹格起伏林深那復識柴門  
吠一聲人五六

及聞此地廿年前雖有乘傳未甚駢一自東方烽火後景

吳橋縣志

卷之七藝文

十四

光落得馬啼穿

近日徵兵餉屢新民家十戶九愁貧排頭怕惹催科苦鎮  
日纏官起替身

城外車子城裡繞曉風碾破知多少日低啞啞出城闈推  
向斜陽人漸小

春來消息可曾探二月遲遲恰到三纔見柳青回薊北忽  
聽鶯囀訴江南

年畝蔬畦一室天幾人澆月幾澆烟轆轤聲斷干村冷也

歸家傍井眠

打號車上口囉囉一曲聲拖數里多于調于音都不解問  
人浪說使牛歌

雪舞千郊風更恣行人驢背衫遮鼻和驢帶雪入前村人  
意猶清于雪意

田家歲月費支持風雨寒暄敢避之萬苦千辛完稷黍剛  
剛耩麥又年時

授衣候到每神驚機杼工夫上緊成一月一燈婦共子三

吳橋縣志

卷之七藝文

十五

更未罷紡車聲

秋來雨水景堪圖澄碧堂前一片湖裏面若還添數舫將  
陵也得傲姑蘇

郊原遍植棗梨利隊仗層層難意記深着紅黃淺着烟中  
有人家入頗邃

方春河政頗零星挖濬繁興官米寧爲報夜來新漲滿糧  
艘幸得不曾停

邇來科目正滔滔大半文風屬譽髦不見邑中新景色地

尺接天曹

孤瑩夜月并朝暎淒切千秋被別魂却笑馬陵人已死只  
今生氣復誰存

極目平原何所抵大觀政可空山水眼中倘不隔雲烟千  
里神京對面爾

有雨無山也不奇有山無雨亦終癡何人樓上題山雨雨  
意山情欲撲眉

吳姬不解奏南腔絃子將來指上忙半日一聲猶未了幾

吳橋縣志

卷之七藝文

十六

時能得捧霞觴

春來院院起鞦韆仙子驚看落半天日舞春風夜舞月不  
嫌頻露小金蓮

吳兒走馬疾如飛按轡揚鞭故作威馳過綠楊人不見霎  
時霧裏一騎歸

諸生雅有彬彬致不向公門十隻字朔望偶來拜聖人班  
行一出商凝義

市兒好以鬪爲戲兩兩鬪鷄而鶉次戲局小攤鉅鹿觀禽

中楚漢人中利

幾家園子儼城邊高做峯巒曲做泉古木傲成霜裏態名  
花嬌帶雨中鮮

只因小忿便輕生甘向溝中悔不成昨日上司班禁約此  
條已不掛刑名

吳家橋傍城南側一說城中曾掘得踏遍月明無處尋請  
留格物先生測

奏疏

吳橋縣志

卷之七藝文

十七

嚴請託疏

范景文

奏爲矢心入告嚴請託以清仕路以養士節以佐平明之  
治事臣行能淺薄無足比數一壑自甘久已無志世用矣  
猥蒙聖恩不棄起之田間俾以典劇自揣病軀綿力重任  
難勝兩次具呈堂官求爲代題而嚴旨赫然立催受事臣  
卽沉疴委頓何敢再爲偃蹇以緩王程且當聖明勵精求  
治德意甚盛臣亦妄思澄清銓序有以上裨聖治萬一則  
臣區區私願也今天下仕路之混濁極矣營職業之念不

勝其營功名之念愛名節之心不勝其愛富貴之心舉國若狂嗜進如飴每怪古今同此人也何遂茅靡瀾翻一旦至此勿亦衡鑑之地先自不清巧營者一歲數遷拙守者幾年不調顧天下中人多耳此實教之使競而欲其恬漠寡營詎可得乎臣卽不肖不願使奔競之風仍自臣身始竊念除者有歲格其久近不可得而私也遷者有資勞其深淺不可得而私也特擢者有績望其高下亦不可得而私也此三者已足盡大凡矣不論三者更于何論其繇別

徑不問可知臣亦何顏以對天下况年來舞文玩法吏弊叢生正欲直窮到底一清穴窟而自已先有拖帶打疊不淨卽對此輩又何以爲顏臣今與需次諸臣約一行請託臣不能爲之諱臣又與同事諸臣約一聽訪託亦願諸臣勿爲臣等諱選人如林鱗集都下臣不能一人障其目而箝其口也亦明矣且臣非故爲矯飾不情也誰無交知誰無情面臣亦豈與人異惟是自反生平不慣爲俛仰一意報國先在不私寧忘交知破情面而必不敢負君父以負

此心耳天地人材爲天地惜之朝廷名巽爲朝廷守之  
下萬世是非公論與天下萬世共之人還其人我無失我  
此臣心之可自信者而四方之人恐未必信臣之素夤緣  
熟徑人人膏肓不有以明告之不止也無非欲天下各營  
其職業各愛其名節恬漠寡營而共偕子大道于士風豈  
曰小補之哉除銓政大端稟臣堂官次第上請而夙昔盟  
心首以入告伏祈天語叮嚀庶無隕越臣無任激切待命  
之至

吳橋縣志

卷之七藝文

十九

請告呈附

范景文

爲因勞增病因病思親懇恩代題蚤賜生還事切職藥裹  
餘生志絕世用猥以嚴旨敦催誼難偃蹇且堂扎數臨倦  
切有加顧此殊遇何忍自負力疾出山不揣區區亦思勉  
竭愚鈍澄清仕路以仰報朝廷并酬知己夙心所自矢也  
十七日入者距大選止有八日職拮据從事不交睫者數  
夜僅僅無愆常期而雞肋之體不堪矣二十五日入朝立  
掣籤吐血不止踰時乃甦初猶謂因勞偶發少息當

不意數日以來遍體如蒸眩暈怔忡一時并作自頂至踵無非痛楚緣職積疴之餘元氣未復又嬰重勞遂極沉委性命之憂岌岌在目前矣憶職初就道職母見職帶病出門雪泣霑襟職父雖以大義相勉而意思鬱苦更甚于哭職此時恐傷親意以淚承睫不敢下然每一迴念中腸若割今值疾痛夢中頻呼想父母念職亦應爾爾職亟遣人歸聊作平安家報少慰親懷但職吐血時天下選人衆目共見萬一流傳驚當如何職因此悲思愈重病勢彌增延

吳橋縣志

卷之七藝文

二十

醫楊加祚傳懋光胗視不言脉症何如而但言亟宜蚤歸職所以憂懼交深躊躇再四而不能已于乞身也伏祈俯垂憫念准題回籍從此慎醫藥以自輔供菽水以娛親倘苟延視息皆鴻造所留卽終塹溝壑亦啣結爲報職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二呈

爲病勢口深職守難曠祈速允放以重部務事職具呈請告蒙批本官以夙望被召到任以來裨益部事甚大曾幾

何時輒言休沐宜以國事爲重力挽去思也切職力疾到任時不滿二旬事僅完一選任過其量罪浮于功于國家有何裨益乃蒙溫語惓惓留期望過厚敢不勉抑去思以副策勵但職之病症已經匝歲之久卽今調理亦非計日可痊劇司難容臥理子舍不禁牽情數念展轉病在心頭職把鏡顧影覺形容減平時十之五精神減平時十之七長安上而縉紳下至輿臺莫不知職之病而此段情事尚未必知已人人知職必去矣若日日言去而徘徊顧戀天下

吳橋縣志

卷之七藝文

二十一

其以職爲何如人衡鑒之司首重表率已先如此衆何觀焉是其病也猶以療曠廢衙門之事而病而不去也乃以濡忍傷衙門之體職因此益鬱益病亦不敢徼賜調理之恩矣惟祈速題致仕回籍或謝此官以厭病魔但不至以抱疴遊子貽老親之憂曠官病臣妨賢者之路其所裨益似爲更大冒昧再懇無任悚惶

三呈

爲親病身病相關益迫再懇速放以盡子情事項職具

請告慮及以病憂親猶是意中揣摩然嚙指覺痛此心已  
怛怛動矣今日家人馳至傳言職父母聞職吐血日夜驚  
憂悲號不止然職終鮮兄弟子然一身與父母相依爲命  
經月爲別輒便神傷庭每談及絕裾倚閭之語意色遂爾  
慘淡不樂今職父書中云誰非人臣而不惜其勞誰非人  
子而不愛其體兩老人念兒甚望兒歸切切矣職讀未竟  
血淚潺然職母素有痰暈之疾鬱卽舉發尙久望不歸復  
增前症職眞天地間戮民萬死不足自贖者職思國家恢

吳橋縣志

卷之七藝文

二十一

弘爲綱未嘗以仕進之路強人而廣屬微權不過以忠孝  
之道風世若職偃臥杜門濡忍不決進不足盡忠退不足  
明孝而浮沉不進不退間且大傷廉耻職卽不肖必不敢  
自外孝治之朝而明良在上遽可使下有忘親之臣乎且  
堂諭留職將以用職也職方寸已亂不能效用矣用職不  
若成職予職以官不若予職以命輕重之間不待智者知  
也今疾勢日漸沉危生死只在奄忽伏祈早題一日早入  
里門得奉遺體以慰明 合家感錫類之仁卽持朽骨以

正首丘亦奕世矢捐靡之報情亟籲天一字一淚無任  
切待命之至

四呈

呈爲病亟意促時刻難待四懇速放以救垂危之命事切  
職三呈控籲亦幾情迫詞窮矣未蒙矜允豈以職餘無病  
爲有病乎昨家人倉皇馳至誰不見者職一夜悽痛增病  
十分誰不見者若以病誣親以身病欺君卽此便是通天  
之罪不可勝誅而職敢乎哉憶前歲職父薄宦吳興病肺

吳橋縣志

卷之七藝文

二十三

幾殆恐至驚職匿不使聞然職見家報朦朧墨墨心動卽  
介馬而馳水陸三千餘里十日而達榻前一慰瘥卽霍然  
爾時眞病尚不言病况今日言病病何待言職所以驚魂  
墜膽痛切在心若自身狼狽猶是小事矣夫人孰無病而  
職偏以病累親人誰無親而職親偏以子增病方今才賢  
輩出需次待用何止職一人而職雁行中斷烏哺牽懷則  
職一人也前之叱馭爲急君命今之乞骸爲紓親懷進退  
之間皆非得已不然畏路馳驅尙抱疴而來清署從容乃

無因而去耶職言止矣千言萬語惟有一病千禱萬祈惟求一放放之早晚寔關生死知堂臺必憾然有動也伏祈卽賜具題早歸田里其於職命何異再造職無任懇籲之至

撫賊未可輕信叛形業已漸彰疏 范景文

奏爲撫賊未可輕信叛形業已漸彰謹據聞密切入告伏祈明旨遍行申飭以杜隱禍事職方清吏司案呈本部於七月連接提塘官吳夢楮報稱流賊八大亡於襄陽等處

吳橋縣志

卷之七藝文

二十四

與小民兩相交易開局打造軍器又每日置造戰船積至百有餘號等情據此已經移咨總理密察情形撫勦互用須防意外毋墮穀中併咨江楚鳳應皖操各撫嚴檄所屬鎮道府縣緊要處所防備去後相應具題等因到部該臣看得流寇蹂躪中原十載於茲矣皇上銳意蕩平 撻伐之柄屬於理臣熊文燦十二萬之兵二百餘萬之餉不惜竭海內民力九邊兵力供其指揮原欲摧陷廓清洗而空之非令一撫豢彼苞孽爲苟且計也從來治盜之法曰勦

撫權可兼行勢難偏廢誰不知之但勦而後撫求撫在  
以而權在我不勦而撫求撫在我而權在彼權在我可搯  
縱自在權在彼則叛服不常且撫之不效已非一矣此撫  
彼叛朝撫暮叛外撫中叛非撫事之局變無法勦之以制  
其死命耳今楚賊張獻忠據理臣初疏以爲正切輸誠終  
無異志矣果如所言便宜解散徒黨賣劍賣刀安意耕耘  
卽使隨營效力亦宜卷甲韜戈靜聽調遣乃人不散隊械  
不去身分食於地資貨於商據陸而復間水市馬而復造

吳橋縣志

卷之七藝文

二十五

舟道路流傳更有不堪言者此其逆萌叵測伺隙狂逞豈  
獨智者知乎理臣身任撫局或當服舍之間別有駕馭決  
不至以賊遺君父憂然而當局易迷偏聽不察儻養癰一  
潰破浪乘風加以江北旱蝗流亡載道饑寒之徒易於響  
應決裂濤漲噬臍豈有及乎臣已密布文告恣飭江流俟  
其來時以計殲之而猶恐千里長江處處可乘順流橫渡  
皆不可知且賊狡智多端眞僞難辨人扮估客船作商舶  
白衣搖櫓猝發一旦可不爲預防乎 祈皇上嚴勅理

既任勦何以勦之不力兼任撫何以撫之有終收局於已  
殘弭患於未著寧使臣言太過疆事尚亦有利焉并勅楚  
江應鳳皖搽各撫嚴督道鎮府縣各官置艦練兵遠探密  
哨節節布置多方預防再行關使設法稽 商民船隻分  
編字號毋使乘隙潛窺或調水師一旅扼之江楚中間以  
伐狡謀想廟堂必計之早也伏祈聖裁施行

讜論當存人材可惜疏

范景文

奏爲讜論當存人材可惜懇祈聖明曲宥言事直臣以振

吳橋縣志

卷之七藝文

二十六

士氣以服人心事臣等待罪南國碌碌班行不能有所建  
明以仰裨聖治日懷慚悚惟於邸報中仰見皇上瑩精化  
理側席求賢夜寐夙興急欲躋世三代之上而寇氛日熾  
不能卽慰一人之心頃者枚卜之舉廣咨博訪至下霽天  
光曲垂清問特簡五臣俾以爰立求之如此其誠擇之如  
此其慎也而兵部尚書楊嗣昌忽從墨纒首膺白麻想因  
從前綸扉無習軍旅之人以彼久歷巖疆曉暢邊情必能  
雪耻除凶立定大計天下無不諒皇上不得已而用之心

者輔臣自起家筦樞以及秉政封事縷上頻以終制爲請情辭惻然聲淚俱下終惕天言遂巡就列其不得已而應之心天下亦多亮之乃詞臣黃道周等執義廷諍不憚再三以至仰干宸嚴卒無迴避或謂輔臣昔日奪情尚可據金革以爲言至于今則未有處也亦豈得已而爭之哉一時群議咸快主聖臣直於今再見皇上必且欣然嘉納蓋借材濟急不妨通一時之權而立法垂後仍當存萬世之經聽言用人總屬朝廷並行不悖誰敢弗服乃伏奉嚴綸

吳橋縣志

卷之七藝文

二十七

黃道周降六級調外任矣何楷降二級調別衙門矣林蘭友補任降級矣劉同升趙士春俱各降三級調外任矣天下乃始徬徨疑惑不勝私憂過計蓋以難得而易失者人材也難振而易靡者士氣也光岳之所毓孕靈不常鍾祖宗之所培育用有時竭卽今以草土棘人置鼎鉉重地亦因人材之難也如道周等有數人物用之猶懼其晚棄之何得其用乃共推碩果遂嗟抱蔓此臣等所爲人材惜者也古云平居無直言敢諫之士臨難鮮仗節死義之臣凡

以氣爲主在上長養之耳而用舍之間實關天下趨向諸臣之處在皇上聊示勑益神磨勵猶恐見聞不察遂謂朝廷有意厭棄直節必且習成頑鈍脂韋成風毀方干進亦豈國家之利耶則臣等所爲士氣慮者也皇上神明天縱獨觀萬化之原豈其念不及此所以然者不過安輔臣之心欲得其用耳臣等以爲容之則輔臣之心更安也輔臣淹貫古今儼以豪杰自負亦知夫違清議摧人望則不能出而有爲卽昨連疏剖心欲明孺慕于天下平臺召對

力救道周胸中所存其可想見容言者則輔臣之心以白罪言者則諸臣之名益彰故曰容之所以安之也且獨不觀之往事乎宋唐介極詆文彥博彥博乃請召還唐介故介之名終不高于彥博則今日輔臣之所以自待與皇上之所以待輔臣從可知矣以臣所聞道周立志欲法古人學問卓有原本而清風頑懦識洞人天忠義凜然寔有堯舜吾君之思何楷林蘭友皆剛腸勁骨百折不廻鳳鳴梧岡一時稱爲國瑞劉同升趙士春忠孝家傳蔚爲時棟曾

經帝心親簡不愧科名海內咸服得人之數臣者孤忠自許獨立敢言不識忌諱何有依傍聖明或亦鑒其無他耶雖其持論不無過激稍嫌於戇然漢廷稱戇者莫如汲黯而淮南寢謀卒賴其戇如公孫弘乃發蒙振落耳則用舍之間可不慎乎以人事君上臣極軌輔臣職在贊襄諒必極力推援以昭意表行事故願皇上終爲輔臣地以宥諸臣也臣等叨在九列誼難三緘謹此合詞披瀝上請伏祈聖明裁察臣不勝惶悚激切待命之至奉聖旨大臣當絕

吳橋縣志

卷之七藝文

二十九

私奉公尊君體國何乃傅會邀名玩視屢旨撫捨合瀆明屬朋謀把持其主稿的是何人着范景文明白具奏

讜論當存復疏

范景文

奏爲遵旨明白具奏事臣等於八月十三日具有讜論當存等事一疏頃於十月十九日接吏部咨奉聖旨大臣當絕私奉公尊君體國何乃傅會邀名玩視屢旨撫捨合瀆明屬朋謀把持其主稿的是何人着范景文明白具奏該臣具奏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臣跪誦明綸戰慄無地魂魄

少定感激倍深臣愚戇性成干冒宸嚴自揣斧鉞萬無可辭乃蒙皇上廣示包容曲垂訓迪豈敢飾臆匿衷不以實控伏念臣等備員九列誼當遇事納忠非僅營一職遂稱報塞如輔臣嗣昌奪情起復皇上因流寇未平不得已而惜材原屬一時權宜而輔臣以金革之事無避難始而握樞繼而秉成一時諸臣引誼相裁而臣等仰讀詔諭諄切恪遵明旨無敢傳會瀆陳兢兢然度恪自附于尊君體國之義矣惟是黃道周等以疊疏執爭致蒙譴謫雖抑楊進

退在聖明原屬磨勵之權而中外人心未喻淵微咸爲五臣惜卽輔臣身在事中猶極力解救臣等若坐視隱忍知無不言之謂何維時南中諸臣心有同然以爲申救道周等明旨未嘗飭及人材可惜大體所關當以公言之臣叨任叅贊班行居首因齋沐屬藁以示諸臣諸臣皆以爲可遂疏名列奏祈皇上宥孤直而安輔臣此當日之實情實事也臣旣拜疏旬日以後得接文華召對始知皇上稱道周操守又云才亦可愛然則道周砥礪生平久孚帝鑑臣

等瞽說何裨高深祇因抄傳到遲以致多此瞽語含慚引咎無地自容耳竊念臣北鄙豎儒從來無黨況於道周等鮮半面之識止知爲朝廷留一人得一人之用豈敢徇私撫拾仰負隆恩致干明法哉臣等跼伏南國玉階遠隔今聆聖訓彌切服膺若復稍隕越以爲明主羞眞斧鑕之所不貸矣適以寇難內訌料理師干夙夜徬徨語無倫次又不敢久稽回奏以重愆戾謹此明白具奏并行認罪乞恩惟有束身席藁靜聽處分而已臣不勝戰慄待命之至奉

吳橋縣志

卷之七藝文

三十一

聖旨朝廷用舍大柄豈容倒持黃道周諭旨甚晰范景文何乃倡衆黨庇該部院議處具奏

請告初疏

范景文

奏爲臣病難支思親更迫懇祈天恩允放以保餘生以盡子情事臣孱弱謏庸無所當於任使荷蒙聖恩忘其不勝而令之詰兵於通臣感激知遇亦自忘其不勝也而竭知盡愚以期效區區在鎮一年十月矣仗皇上之靈獲有寧謐臣少逭於罪戾今福過災生仰負恩眷能不以苦切至

情籲天上控乎臣秉質原虛向來節嗇僅得不什前年入  
援冒風觸雪爾時急難之切不遑自惜而腠理受傷遂成  
痼疾風嗽之證遇寒輒發至今冬而劇入臆連昏達曉至  
不停聲食下咽既難藥入口旋吐臣猶勉事醫藥不敢煩  
瀆至尊頃接家報臣父聞臣抱恙日夕憂惶至減七箸詢  
其病狀視臣更危急望臣歸眼幾欲穿臣一開函血泪潺  
然夫父既思臣而病病當益甚臣既病而思父病何能堪  
此時性命之憂猶覺爲小而方寸已亂或誤疆事則臣罪

吳橋縣志

卷之七藝文

三十一

大矣伏祈聖慈憐臣至情特允放歸少蘇病骨并慰親懷  
將臣父子之生皆皇上再造鼎戴高厚何有極也臣無任  
激切懇籲待命之至奉聖旨范景文奉命督鎮着遵屢旨  
安意料理不得輕有陳請

請告再疏

奏爲臣病調理日久痊可無期仰懇天 以祈矜憐允放  
事臣於崇禎五年正月十六日准吏部 爲臣病難支一  
疏奉聖旨范景文奉命督鎮着遵屢旨 意料理不得輕

陳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臣卽時恭設香  
疾扶掖望闕叩頭外感竦之餘凜茲天語敢不黽勉以  
仰承明命顧臣洩鎮二年於茲矣凡當料理者業已盡瘁  
從事不遺餘力故前歲冬脇痛勢在瀕危昨歲初冬下血  
勢又瀕危以時正枕戈忍死不敢以病聞卽十一月內病  
嗽不食者數日涿兵調通力疾點汰事畢暈絕退而不省  
人事者一晝夜乃猶延至逼歲乃始籲天則臣之陳請非  
敢輕矣凡人之病皆可以醫藥自輔抑情自遣而臣之病

則以憂親而起病因愁生愁彌增病故前之減餐者今則  
每數日不食矣前之少眠者今則每達旦不寐矣前之痰  
嗽今連聲不絕且中帶血絲矣以致元氣日虛肢體日削  
喘逆怔忡諸症雜作日起惘惘如有所失強一翻閱文書  
氣息輒復不屬頃千里延醫束手無策以爲病家進退驗  
之冬春之交此時不愈療治更難臣始錯愕嘆嗟而不復  
望生生之者亦惟我皇上耳臣受皇上簡任隆恩誓竭踵  
頂以圖報稱乃事劇不敢言時危不敢言今通兵日供調

遣壁壘半虛似亦無所煩督治爲者贅厯當裁非圖弛卸亦可諒臣心事矣伏祈天慈矜憐卽允休致此後未盡之年皆皇上再生之賜雖骨化形銷無非啣環結草之日也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奉聖旨督鎮重寄范景文宜遵旨用心任事何得屢以病請該部知道

請告三疏

范景文

奏爲親病身病相關益迫瀝血冒死懇恩速放以救臣父子之命事臣初因身病親病具疏祈休蒙恩未允嗣傳臣

吳橋縣志

卷之七藝文

三十四

父疾少瘥再疏止以臣病爲言伏枕候命頃家童至自原籍云臣父前病復發醫藥不入命在旦夕曠曠不能作書但口囑令臣速歸一面遲恐不能待也臣病中聞言卽時驚痛嘔血暈絕家人急救半日而甦緣臣父待臣歸而永訣臣病勢又將不能留父而永辭皇上矣方寸迷亂諸務不能思綜止有忠孝二字耿耿未昧蓋身原無病而故假託以圖弛卸皇上必不容此不忠之臣以彰明法乃親實有病而猶忍心以戀位祿皇上亦寧容此不孝之子以玷

聖朝此所以萬不得已而復冒死以瀝披於聖明之前也  
伏惟聖恩鑒原允放臣歸卽不能留父之命猶得送親之  
終少盡烏私若未填溝壑異日尚得蹇蹶以報主恩於萬  
一也臣有心可剖無淚可揮語促情窮一字一血臣不勝  
哀懇激切待命之至

請告四疏

范景文

奏爲臣心甚苦臣計已窮再祈天慈俯垂矜憐事臣接邸  
報該臣奏爲臣病調理日久一疏奉聖旨督鎮重寄范景

吳橋縣志

卷之七藝文

三十五

文宜遵旨用心任事何得屢以病請該部知道欽此又臣  
奏爲親病身病相關益迫一疏奉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  
道欽此欽遵臣卽設香案扶掖叩頭謝恩外伏念臣才庸  
體病何修而叨皇上惓惓不棄若此感茲慈眷彌覺恩重  
身輕捐糜不足明報寧復再忍言去但皇上猶天也痛則  
呼天一腔血誠非聖明誰其憐之乎臣係獨子與臣父相  
倚爲命從未別以經年今役行間者三載矣向來兩地相  
牽日夜悵望時傳安好猶難信耳一聞違和何以爲懷情

意籲呼豈得已哉臣倉皇拜䟽後一面遣人問狀回傳臣父以驚切震鄰心勞倚閭積鬱沉疴已歷數月不解入春復感瘟疫腫發頭面前番使來勢殆綿憊手不能書目不能視但喉中微微作聲促臣速來以圖一訣闔家環泣罔知所措嗣幸越宿汗出火邪小退而元氣則鑠銷欲盡奄奄牀褥今尚無起色也夫望七頽齡原屬風燈難保載經危證又似霜業易零此後調理之難倍于攻伐而臣兄弟終鮮母氏先亡藥湯誰嘗起居誰省迴念垂白老親形影

吳橋縣志

卷之七藝文

三十六

自弔臣能鐵作腸肝乎憶向癸亥之歲臣方以驗封休沐里居臣父宦遊吳興傳聞抱恙臣介馬而馳十日行三千里徃視昨聞報時恨亦不能縮地奮飛而獨以受命治兵擅離有禁寧忍痛茹悲不敢稍一隕越明法惟曰夕長號腸已斷心已碎將吏無不見且憐也臣念臣之所自致者身而身已憊矣臣之所自盡者心而心已亂矣亦何能據籌策竭股肱以少裨疆事皇上縱不爲臣獨不爲封疆一動念乎皇上憐而放臣臣父子感皇上再造生生世世

不敢忘卽不然或請假一月恩准歸省臣向距通六七百里往返不過數日今春和冰泮寥寥數兵暫付鎮臣代理臣得歸而少盡烏鳥之私將出而復竭犬馬之報想聖明亦所不靳也臣不勝哀懇激切待命之至奉聖旨范景文屢旨諭留覽奏情詞甚切准與回籍

恭謝天恩疏

范景文

奏爲恭謝天恩事崇禎五年二月十四日臣接邸報該臣奏爲臣心甚苦等事奉聖旨范景文屢旨諭留覽奏情詞

吳橋縣志

卷之七藝文

三十七

甚切准與回籍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痛念臣父病三疏乞歸未蒙俞允嗣聞垂危情急不得已而以假請區區此心謂卽不得盡一日之養尙可圖一面之訣也不意臣積罪崇深禍延臣父於本月初八日在籍身故訃至之日臣絕而甦甦而絕者數矣在疚中遽荷聖恩矜放捧讀天綸不覺感泣而繼之以血也卽當仰遵明旨奔跣而南臣原無地方錢糧之責兵馬千餘各有將領其勅諭符驗旗牌關防容臣另疏進繳除恭設香案叩頭謝恩外理合具奏以

聞

謝卹疏

范景文

奏爲恭謝天恩事該臣以臣父原任廣西南寧府知府誥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晉階大中大夫范永年病故奏乞卹典奉聖旨該部查例具覆禮部具覆奉聖旨准照例與祭一壇減半造葬馬氏并祭欽此隨該河間府知府石文器前來諭祭本府給與葬價夫匠銀壹百伍拾兩臣謹叩頭祇領如式造葬訖不勝感激不勝哀痛伏念臣四疏予

吳橋縣志

卷之七藝文

三十八

歸三年行役罪多功少幸見宥於明君累重孽深乃貽灾于嚴父久違晨夕空傷徐庶之心永隔幽明祇抱臯魚之痛拊心而呼厚地幾思泉下相從灑血以叫重閻何期雲邊忽下如綸如綍載煥龍章若斧若坊遂光馬鬣照元扃而不夜賁幽魄以如生颯颯几筵儼靈風之來集煢煢苦埤轉雨泣之橫流仰承及骨之仁俯切銘心之戴追念馳驅多事馬革未酬唯傷含歛無能烏啼欲絕終天抱悵覺蓋載以難容奕世啣恩兼哀榮之備至九原可作頓紓風

木之悲七尺尚存敢忘犬馬之報願同薄海共祝如天  
無任瞻依頂戴之至

直抉吏治病源疏

范景文

奏爲直抉吏治病源祈嚴申飭大破積習以風有位事臣  
被命撫豫受事已匝月矣懍奉簡書無日不以察吏安民  
爲兢兢因竊嘆今日吏治之病惟有一貪而對症之藥止  
惟一廉然貪吏之日多廉吏之日少者其起于察吏者乎  
何也吏之能爲貪必有才力可恃而吏之敢爲貪又必有

墻壁可倚者也其一段翹然自喜之氣旣已灼灼動人而  
工逢迎善彌縫又能偵上官意而巧中之相得旣深覺察  
不暇彼之志遂肆膽遂張爲所欲爲無復畏忌且分其囊  
橐供作苞苴延譽多方虛名易起甚有畏其奧援假之羽  
翼而不敢動者以是薦剡日騰於上而怨怒日盈於下彈  
文所列不過一二庸碌悞悞無華之輩聊充故事而已嗟  
嗟撫按意向屬官之所奔走也撫按舉劾屬官之所轉移  
也而今若此世安得有吏治乎好官不過多得錢原屬

人語今竟守爲秘訣人見得錢既多又復好官自我  
得力轉相效尤卓然自立者有幾卽謂吏之多貪上官  
實教之可矣又何誅焉若其潔已愛民者有顯庸剝民自  
肥者有重戮昭昭垂示斷斷不假甄別嚴而賞罰當苟非  
病狂喪心誰不自愛其官所謂借其愛官之心以成愛百  
姓之心則風勵之善術也昔齊威王不過一霸主烹阿封  
墨齊國遂以大治正於風勵天下之術有合耳今皇上銳  
意大平將立致唐虞之業而海內未見向風誰司撫綏激

揚無效臣每爲痛心思力破此關然地處睽絕權在受  
成無一事不需查議無官不需開報而又不能爲鈎距  
之術以耳目人所恃爲耳目者惟司道府廳各官故責成  
亦宜先自各官始語曰大臣法小臣廉豈廉節止小臣事  
哉所謂法者卽以廉爲法也已不廉而求人之廉則無法  
以身教貪而以令責廉則無法所升者不  
貪則又無法果欲以廉爲法則莫如斷饋饋遺者  
際爲名而賄賂爲實者也此徑一斷則情面自絕威望自

肅上下綱紀相維職事相課了無黏帶而後真是非乃出  
勸懲乃行豈不休哉行之歲月而吏治有不變民生有  
不安臣未之嘗聞故持一廉爲對症不若拈一法字法乃  
祖宗以憲後世皇上以繩群工者也律云官吏受財者計  
贓科斷追奪除名饋遺非贓乎枉法者通筭全科受饋遺  
而有曲庇非枉法乎臣特揭與諸臣約煌煌在上或無敢  
有越厥志臣若自言而自背之無所逃說謊之律諸臣而  
仍不同心以相應臣請操三尺議其後則諸臣實負功令

吳橋縣志

卷之七藝文

四十一

臣未嘗負諸臣卽負諸臣臣敢負功令哉伏惟天語申飭  
施行

飭屬疏

范景文

題爲敬陳飭屬之要以肅邦政之規事臣才識謏庸素闇  
軍旅猥以時忝叨冒隆恩控辭未遂再荷溫綸受命飲冰  
敢不勉竭鈍鯨以報高厚惟是留都根本之地機務維繫  
之司平時不易肩承今日更恐隕越將卒之驕媮久若營  
伍之廢弛日深若不徹底澄清力爲振飭以居重馭輕之

師等芻偶搏秘之戲其何以鞏護豐鎬奠安東南哉顧受  
皇上非常之簡命者臣也有智可竭有力可盡不敢不盡  
瘁從事以仰答知遇然臣所分猷共埋者諸司臣也必同  
心戮力克効匡襄豈惟人各自豎併以佐臣不遑特絜大  
端共圖黽勉正本澄源臣請身先而所責成於司臣者有  
五一日清周官六計首重以廉操履不清他節莫續故非  
守嚴一介何以剔釐百奸不惟暮金暗投大犯清議卽有  
常例交際亦玷官箴賢者自好各愛其鼎豈肯蹈陋轍以

爲身名之玷也一日公南樞雖無北部之升除然各營官  
評則有殿最各衛選補則有去留愛憎起而賢否淆請託  
解而虛冒熾何以服人心而消譁詬也故必勿狃恩怨勿  
徇喜怒可與天知可與人言其度幾乎一日嚴火烈人畏  
水濡人溺泣軍行法益難寬假當此人情營競私意窺矚  
故必冷面似鐵執法如山姑息情緣盡行祛戢除入署詰  
兵之外務須息交絕遊以防關通所屬弁官尤不許私有  
往來以疎防表一日密兵詭道也必以機密行之不密害

成斯爲炯戒不有謀之窟室漏之屬垣者乎凡酒食醉飽之間僕使胥役之際稍洩針芒便成鑿空筆慮蠅傳堤防蟻潰尤宜慎之慎者矣一日勤精敏則神助闢茸卽魔生智以探討而通力以鞭策而奮不思梗梗蹶蹶以立功而顧悠悠忽忽以玩日棄身所以悞國矣况救民水火之日正臥嘗薪膽之秋退食猶屬焦思在公豈容懈體尚其靖共爾位頂踵俱捐也乎以上五款臣非求多於諸臣而實痛感乎時事如抉盲者必用鑿如起痿者必用砭藥不瞑

吳橋縣志

卷之七藝文

四十三

眩厥疾不瘳瑟不更張厥聲不振云爾臣自蒞任已宿部中卻饋遺絕交遊而自飭以飭屬故又叮嚀告誡如此倘臣言自背無辭於皇上之明法諸臣若遵行不力臣一奉皇上之明法以從事瀝血而言言止此矣

五箴附

景文泣樞之始首以飭屬入告仰荷天語訓以帥先日星式臨敢不凜承爰作箴詞共相勉用識對越無或愆忘云爾

清箴

周官六計潔廉爲貴山泉寂清市泉浣穢名盜忍渴顧名  
生畏勿謂無知夜金可媚高高鳳儀聖世靈瑞竹食醴飲  
先潔其啄鳶嚇腐鼠是乃失類蟻隙不窒大防終潰一介  
是嚴百奸可墜微臣作箴敢告度位

公箴

在下曷奉奉三無私無私乃公于何準之天空斯明母主  
恫疑地博斯容毋匱敷施日照月臨肯點纖疵江海灑滌  
萬艘風馳鳴鳩惻怛七子均肥豈伊失倫揆材是宜偕于  
大道權衡在茲微臣作箴敢告攸司

嚴箴

火烈多畏水柔易溺家賴嚴君孚威受式國賴嚴臣荆榛  
萎植彥方良士在幽敦飭彼偷革心不寒而慄九百君子  
毋恒毀則影也響也實來僭慝維我高皇謨訓翼翼敢以  
骯髒而殄章赫微臣作箴敢告朋職

密箴

成敗之故匪夕伊朝不密害成炯訓爰標鍼芒示漏全體  
受凋善謀善意如風鼓簫謀弛營壘意張獍梟口能興戎  
實維禍挑如古之人用晦于昭阿柄陰握嶽立不搖寶此  
嗇蓄填彼麤翹微臣作箴敢告官寮

勤箴

瞿瞿良士職思其居豈以服官顧可偷媮朝講夕畫夜計  
罔虛華膺祿位匪供熙娛嗜音甘酒而憚子劬王事靡鹽  
不承權輿惕日視陰曷永其譽鞠躬盡瘁古訓何如勉維

吳橋縣志

卷之七藝文

四十五

靖共景福是攄微臣作箴敢告匡胥

革職謝恩疏

范景文

爲恭謝天恩事該臣於邸報中見吏部一本爲遵旨明白  
具奏事奉聖旨范景文植黨庇私沽名倡衆大臣體國之  
誼安在着革了職爲民其餘姑不究員缺速推堪任的來  
用欽此欽遵伏念臣闇不知機慙惟任性四年拮据空餘  
報國之忱二豎牽纏愧乏匡時之畧據其負乘之譽久應  
幽黜之條仰蒙皇上廣示涵容俯垂寬貸姑繩微罪止究

列之編氓弛于擔負自天而聆綸綍如夢得醒伏地  
省愆尤通身是汙黨非盛世所有名豈臣子可居臣卽  
寧甘故蹈良繇惑深莫解識昧括囊以致福過災生  
罰從褫帶彌知誼重自覺身輕臣罪當誅妄欲移山填海  
君恩甚渥何殊厚地高天從茲鑿井耕田歌詠總歸帝德  
兼以補劓息刖頂踵具感生成不盡銘心願言沒齒謹於  
本月十六日辭陵恭設香案北望叩頭謝恩外臣無任悚  
息瞻依之至奉聖旨該部知道

吳橋縣志

卷之七藝文

四十六

盡節遺疏

范景文

奏爲孤臣盡節情切戀主事切臣猥以虛庸仰蒙特簡自  
矢竭忠攄盡以報隆恩而受命之日卽值太原告陷大廈  
已傾隻手難支負乘致寇臣罪萬千迨賊旣薄都臣力主  
聯絡人心堅守待援乃十九之夜翠華一移衆心遂亂力  
盡難施惟有一死以報皇上而已惟皇上以可爲堯舜之  
君而令出唐德宋高之舉固自多難殷憂運數使然而誰  
爲爲之能不痛 于悞國之奸也哉伏祈法湯改過如周

維新親賢遠奸以用人輕徭薄賦以撫民憤發精神鼓舞  
忠義蚤圖恢復重還故都立成中興大業臣雖死之日猶  
生之年不勝泣涕依戀之至

盡節遺詩

范景文

孤臣空灑泪天步遂如斯妖蝕三光暗心盟九廟知翠華  
迷草路淮水漲烟漸故國于年恨忠魂遶玉墀

盡節遺言

范景文

身爲大臣不能殺賊雪耻死有餘恨然力竭盡節生平忠

吳橋縣志

卷之七藝文

四十七

孝自矢已盡於此期上可見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而  
已兒元緒具疏上控聖明并以遺疏附奏聊見孤臣一片  
忠赤耳 又書云坐臥小樓覺亦難耐故此決絕下綴絕  
筆二字

范閣學傳

萬曆庚戌探花 錢謙益 號牧齋南直常熟人

范景文字夢章北直吳橋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除東昌  
推官以清望推擇爲吏部郎天啟中崔魏亂政起掌選不  
肯阿附浹月移疾去天下高之歷太常少卿都御史巡撫

河南閱月提兵入衛陞兵部侍郎進南京總憲再進兵部  
尚書叅贊機務烏城武陵枋國咸疾夢章持正不附已抗  
疏論烏城奪情事先帝震怒除名特召爲工部尚書尋人  
東閣輔政受命四十日都城陷拒朝房自經閣吏解之入  
僧舍草遺疏卮後事赴演象所投井死夢章秀羸文弱身  
不勝衣啜茶品香居然江右韻士風節稜稜惇篤友道執  
持大節屹如也就義時囑家人曰使李生蔣生撰行狀乞  
虞城公誌我余深愧其言

吳橋縣志

卷之七藝文

四十八

遊南園記

范景文

癸亥閏當十月故月初猶杪秋云數日露零襍以微雨至  
初三而霽輕雲時時點綴草木含滋纖塵不起遊者不知  
其爲秋也辰後同李生仲昌含樸王生君翰出迎薰門路  
旁蘆荻颯颯溪流灣環行古橋高堤上一帶衰柳老碧深  
黃與紅相映發轉足撩人絕勝春艷十倍一往可愛昔人  
何見而悲不已耶大河南岸爲李園園中檜栢叅天萬株  
陰森青蒼之色矯矯若傲異哉人世寒暑不到此中歲寒

之盟余將終身託之矣觀物軒飯罷陟南山亭上拂石圍  
生栢子珊珊紛落席間幾滿取爇爐中香殊清辣與野意  
甚相稱此時若龍涎鷄舌反不肖矣壺觴間行咲語遞發  
林影錯亂夕照漸低遙看行間有抱琴至者罷酌而起正  
襟危坐悄然無語含樸一再鼓高山流水曲琅琅有別韻  
命童子於洞中聽之作水龍吟似山與谷皆應也君翰曰  
此中聞有祭風臺盍往觀之御騎以往至則數健兒在焉  
見所乘馬翹騰不勝氣作命取馳驟道上于時人馬相得

吳橋縣志

卷之七藝文

四十九

據鞍生風蹄蹙電飛着眼俱失意于霧中細辨之見馬上  
起舞或翻或臥或折或踞或坐或欹或抱或脫或躍而立  
或頓而側時手撒轡時脚躡鞦時身離鐙以爲勢拖將墮  
矣而盤旋益熟觀者無不咋舌而神色恬然自若也余曰  
臺名祭風彷彿赤壁而無所本何如卽名戲馬不事典而  
情覈乎衆喜而登路甚紆曲屢折至與點亭再憩再登樹  
枝低亞與帽相礙至絕頂四望落照脚山歸鳥隱沒回矚  
城郭炊烟萬縷與暝色相亂茅屋高下在乍有乍無間仲

昌曰此米家得意筆何從攝來因大呼叫絕余以此間大致半在雨中月下爲勝居人少勝情卒無乘夜衝泥至者外此而收其妙無如晚景其氤氳莫狀微茫莫辨無雨之淋冷而有其寒暈無月之淒涼而有其淡幽蓋天留之以與閒人而人不能取者也故凡登臨者晴不如陰晝不如夜冬夏不如秋而今可謂兼之所取不亦奢乎急呼酒來把盃問天從人告酒竭餘興未盡俟于月下雨中再續此遊也

吳橋縣志

卷之七藝文

五十

西郭雪遊記

范景文

元夕張燈遺俗固然自初十後燈事始矣癸亥冬無雪至是雪日夜不歇庭砌皆滿十一日晨起推窓彌望徬徨起登小樓上俯矚萬瓦鱗鱗參差相間猶以垣壁小礙不大快暢發意出郊外一看童子請止強作解事語曰雪中宜樓宜暖閣郊外寒甚凍人欲僵柰何余不聽携茗碗酒具散步出西郭半里許轉至奎閣一望平原皎然無際空中片片繽紛亂墜又爲微風所攪乍翻乍起如迴如瀦大似

作態以媚遊人嗟嗟如此曠觀不至不見宜樓宜暖閣幾  
何不以此言誤耶因大叫快哉不輟雪意益復飛舞飄漾  
與人意競閣前環以平池池冰將解爲雪花所盪冷光洞  
徹作玻璃琉璃光池外則古堤層層疊嶂複嶺不啻玉嵌  
玲瓏矣今年歲前立春柳色氤氳新黃欲綻忽爲瓊蕊粧  
綴正如小蠻初學舞時纖腰乍灣婀娜輕盈粉頰皓裳素  
艷撩人真是天地尤物若以濃桃繁李配之未免脂膩氣  
不其辱哉于時靜對良久人境俱寂因命童子取階上淨

吳橋縣志

卷之七藝文

五十一

雪溶鑪中泡洞山茶啜也盡一二甌一派清思徃來心目  
間儼然坐冰壺而飲沆瀣不覺喉吻皆潤骨體欲仙此中  
恍若有會意需一人與之語而不可得遙望前林蒼松翠  
栢中隱露絳紅色巧爲點染天然一幅好畫熟視乃被羶  
策蹇而來者至則仲昌李生也取酒嚼梅花二卮同踏雪  
祭風臺下寒不可禁乃歸歸至味元堂中紅屏圍座燒燭  
轟飲試看雪裏燈其光景何如也

去任諭衆榜文

龔 勉

本職叨任地方將及三年媿無善政及民但此心爲百姓者則不敢不盡爾百姓亦能體悉我心錢糧早完詞訟省少故兩年間得相安無事今本職叨陞卽日行矣惟願爾父老知事者以我心事諭爾子弟人等各要安分守已遵朝廷鄉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稅糧早完法度謹守無飲酒無鬪狠無好訟無賭博生事此乃爾等保身家之道也我在此凡事念爾貧民俱從寬處我行後有執

吳橋縣志

卷之七藝文

五十二

法者繩爾爾若一有事到官罪不能免身家難保悔之晚矣孰若含忍省事爲益故臨行以此曉諭其各思之思之無忽

書啟

與李性叅

范景文

南北遙隔信使爲艱歲裏人來知將借重京兆何又不屑就耶或以資勞深崇不欲復以簿書相煩少卽曳履徑躋卿貳耶弟久別家園已及八載今春因道路少通將爲省

墓之行已理柩矣而宿春不備躊躇而止迴首北望中夜  
泣零乃流寇之禍方來未已瞻烏爰止隕泪傷心所幸聖  
政日新百度改觀妙有感通是可萬年耳羈人遠懷稍釋  
杞人憂天之思每有胤絕盛卉之懼計惟長伴野老詠歌  
聖化斷難戎旃鴈序此等苦情見人幸一宣布某今老矣  
雖有報國之忠而無救時之具卽欲勉強支持而不能者  
耳每有書問輒復刺刺及此語殊足自厭然骨肉之間不  
敢不以腹心披露也

吳橋縣志

卷之七藝文

五十三

與吳龍徵

范景文

比來流寇縱橫幾半天下所過蹂躪靡不如意而獨不敢  
窺方城一步則老公祖偉畧能陰裉其魄耳巡方而掃攬  
搶居鄉而護桑梓豪傑作用固當如是聞知廣招才勇以  
備禦侮治文得一異人特獻左右高唐金振祚乃治文理  
東時舊役也膂力弓馬種種絕人而機智深遠更屬難得  
以之効力疆場必有可觀余目擊其服役勤恪知之甚真  
故敢道及幸進而試之當知弟言非妄

與友人

范景文

弟之受螫此君雖爲綱常中其隱病而道破歎屈飲恨甚深借此發機然楚事畢竟何如勦之難施則因撫之失勢由今追昔言不幸而中矣看來決裂卽在日前青老當揆便可乘機談言微中矣預策敢言中竅先幾似可無罪天下事非無先識之患正是任怨冒忌報主爲難使公道不昭何以勸天下之破私交報君國者哉造膝而語殊可動人以台意質之青老以爲然否

吳橋縣志

卷之七藝文

五十四

與甥王申之

范景文

日日思歸而受上特簡誼不忍辭在事不滿五十日而大勢已傾力莫能挽惟有盡節以明一生忠孝耳爲臣正道死無所恨留此字作別身後凡事藉我骨肉不淺也他無所言

論曰藝文一志全錄范文忠公遺稿而附錄者僅十之一二先生大節千秋不朽而生平學問事事體帖忠孝言言表章綱常則振藻摛華猶其餘耳方將彪

炳國史而區區邑乘寧有私哉先哲徽音既多湮沒  
而一時縉紳學士名山之藏又不肯輕以示人蓋亦  
太寂寂矣

吳橋縣志卷之七 終

吳橋縣志

卷之七藝文

五十五